

槐 殇

槐之殇 半生长

刘泽林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槐 殇

槐 之 殇 半 生 长

刘泽林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槐殇 / 刘泽林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477 - 1295 - 5

I. ①槐…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711 号

槐殇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 - 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 8043

网 址: [www. beijingtongxin. com](http://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5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30. 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并非一座小城的挽歌

——刘泽林长篇小说《槐殇》序

凸 凹

看泽林的小说总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一篇尤其如此。因为这部长篇几乎体现了泽林小说的全部特点和精华，且有显著的升华和突破。所以，说这一篇的时候便不能不提他的其他小说。

泽林是个纯粹的小说家，这不仅体现在他性情地生活，性情地写作，还体现在除了小说，他很少涉足其他体裁。在小说领域，泽林短篇小说的精粹品质，在文坛上早已有广泛的公认。从内容和写作风格上，泽林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细腻的情感小说，现代的情绪小说。

他的情绪小说有明显的现代派风格，但你很难把它们具体归结为哪一派。我始终认为泽林具有先天的写作灵性，他并不刻意阅读、模仿哪一家一派，任凭自己随意去表达。在这一类小说里，我们发现，作者的思绪和情绪随意流动，流到哪儿都水到渠成地呈现出一片奇异的景象。所以，我宁可认为泽林是自成一派。当然，泽林并不关心这个。

与评论家看重他的现代派小说不同，多数读者更加偏爱他的情感小说。我并不认同把他这类小说命名为言情小说，我总觉得“言情”二字太轻浮浅显了些，有点糟蹋了泽林的小说，还是情感更加神圣些，也对得住他为那些情感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当然，这里

的情感主要是指爱情。但不同于大多数爱情作品的花好月圆，泽林在这里表达出的永远是有情人终不成眷属的忧伤。那忧伤起初并不甚浓郁，不去剪它理它倒也无甚，但倘若剪了理了便再也断不了理不清了。我想这也正是有那么多粉丝尤其是年轻读者喜欢看他小说的原因吧。据说，曾经有不只一个读者，承受不住泽林小说弥漫的漫天忧伤，或写信或当面相求：“求求你，再写个续篇吧，成不成的好歹让男女主人公再见一面吧……”但泽林竟丝毫不为所动，把先前的那些忧伤爱情封存在一部《小城春秋》（泽林的一部短篇小说选）里之后，几年间再也不写半个字的小说。这便是泽林，写与不写都在随性之间。但这让我也有些看不下去了，担心他荒废了写作的灵性，便委婉地劝他：“接着写吧，要不怪可惜的。”他悠悠地问：“接着续写那些爱情吗？”以他当时的神态，应是重新写作的前奏了。我便释然，玩笑道：“不是有很多人要看续篇吗？而且你在那里给人留下那么多的忧伤，难道不应该帮人排解一番吗？”我沉思一下，又坦言相告：“不过，那些爱情的确经典，但我总觉得过于纯粹，少了时代感，倘若让它们接上地气，那便有分量了。”

两年后，这部长篇《槐殇》的打印稿居然便摆上了我的案头，我用半个月的时间“掂了掂”，果然很有些分量了。

放眼全国文坛，以全部的才华和灵性，持久、执着地叙述一座工农相间的小城以及小城周边工农接壤带的故事，我想不出来有几人。作者的生活决定了他的创作取材，这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大片乡村渐次消失的今天，泽林的小说无疑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时代的意义。

让喜欢泽林小说的读者高兴的是，《槐殇》叙述的故事背景依旧

是京西南那座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小小县城，而且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正是让他们牵肠挂肚了二十多年的刘文韬和叶子，只是二十多年后的叶子被作者更多地使用了姓名的全称——叶春玲。这便是说，《槐殇》主要讲述的依旧是发生在那座小城里的爱情故事，只是到故事高潮的时候，那座文物意义上的古城早已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那些令读者梦寐以求的忧伤爱情的续篇故事终于再一次在小城里上演了。

但是，这一次男女主人公在新时代的相逢，带给读者的恐怕是比以前更甚的忧伤；脆弱些的，几乎便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了。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泽林的小说传给读者的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永恒忧伤。这一次，两人不仅无望续好旧情，而且叶子干脆便死了，更甚者还殉葬了她女儿一段新的恋情。且看他们三十年后重逢的情境：两人已身不由己地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叶子是请愿一方的头领，而文韬却是政府派出解决问题的官员……多么残酷的重逢！此番景象，极似两军阵前主将过招的旧时战场，让当年的两个恋人情何以堪？

这便是泽林式的爱情故事。所以，不要奢望泽林的笔下会有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他说过，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爱情怎么能够例外？我们年轻时曾探讨过有关悲剧的话题——有文友问：“倘若林黛玉不死而且皆大欢喜地嫁了宝玉如何？”泽林说：“那还是林黛玉吗？那还是《红楼梦》吗？那它根本就成为不了名著，你也根本不可能读到它。”

但说这一部《槐殇》是纯粹的爱情小说显然已经不够准确了。这一次，泽林是借着擅长的爱情叙述，演示了爱情背景——那座古城的消亡过程，见证了工农差别在几十年间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

同时对城市化进程不露声色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这样的主题便宏大了。应该说，泽林以往的小说，无论情感、情绪，都比较纯粹，极少涉及大的时代背景，属于那种美学意义的好小说。所以我要说，这一部《槐殇》是对他整体写作的一次显著的突破和升华。

当初我建议泽林的写作“接地气”的时候还有些担心，因为倘若去接，那对他也许是一次艰难的转型；接不好的话，不仅“地气”不真，说不定还会失去他以往小说的灵性。但掂过这部《槐殇》，我大大地释然了，甚而有些意外：没想到《槐殇》的“地气”接得如此好，那段凄美的爱情与舞台背景融合得这么自然。

评价泽林的小说，便不能不论及他的小说结构。三十年来，我总是对他不断翻新的结构深感诧异。据我所知，在泽林异军突起之前，房山本土的小说写作者从未尝试过现代派方法的写作，也根本没有认识到结构的重要性，就那么单线地演绎；即使在泽林的小说被评论家唱好之后，房山作家也有尝试的，但至今不见几篇像模像样的作品。我常常这样想：与房山大多数本土作家不同，泽林生自小城，长成于小城，学成后又工作于小城，所以他的作品天生透着洋气；而大学中文系的科班出身，则后天为他披上了结构高手的华彩衣裳。但泽林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从未刻意钻研过什么结构，一切为了方便表达就是了。

所以，为了表达，《槐殇》使用了三条线综合发展的架构。注意，是综合发展。因为在泽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归去来兮》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三条线的结构，但那是各不相干、独立发展的三线结构。而《槐殇》三条线之间的关系显然要复杂得多，在演进情节的同时，还各自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在这里，同样是为了表达，我

暂且以各线一号主人公的名字为三条线命名吧：刘文韬线，叶春玲线，刘文策线。我以为，三条线是这样的关系：刘文韬线当然是主线；叶春玲线呢，开始时辅助主线或者补充主线，中间独自演绎了一段故事，却是为最后再贴回主线，所以应是支线；而刘文策线无疑便是副线了。

我猜想，叶春玲的支线最初应是为主线或者是为先前那些读者解惑而设置的，毕竟，刘文韬的主线和泽林先前的那些小说一样，留给了刘文韬和读者太多的疑惑。但这一解反倒更让人唏嘘了，原来叶子也是那样的困惑呀。两线对比便发现，原来两个人是生生地擦肩而过了，这会让读者生出多少人生无常的感叹！但初恋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对当事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当两人在各自的轨迹上艰难地行走了三十年后，城市化的大潮把两人又同时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了。这时候的主线和支线几乎便重合了。于是，感情与理智纠结，愉悦和忧伤交错，最后两人合力演绎的竟是一个不堪的结局。

比较而言，刘文策的副线就很超然了，但它的使命很庄严：摧毁一座古城，然后在大山里建成或修复出一座乌托邦式的村落，最后同样与主线合为一线。刘文韬的归隐乌托邦表明，这是刘文韬的、当然就是作者的乌托邦。而且，刘文韬绝不是消极地归隐，这个乌托邦式的村落便是作者对城市化的积极主张。

关于《槐殇》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点，不单列小题，再赘言几句。《槐殇》的叙事和语言无疑延续了泽林的一贯风格，只是这一次更甚：叙述时娓娓道来，优美流畅；水到渠成地进入到一个细节时，又极尽刻画之能，反复品味那无尽的忧伤；待读者痛到极处，便戛然而止！

但若细看，三条线的叙述和语言还是有些分别的：主线，因为作者的有意在场，所以多用直观的叙述语言；支线呢，则因叶子添了许多喃喃的哀怨细语，极尽缠绵；两线叙述语言的共同之处是——叙到痛处，必让你痛不可当；相比之下，刘文策的副线，也许作者是在有意拉远与主线的距离，用的多是客观的春秋之语了。

掩卷《槐殇》，先是在情怀里无限伤感，继而大脑间一片空茫，最后不自禁地涌入了几个挥之不去的画面：《槐殇》绝非一首为情而伤的缠绵小调，而是一部主题宏大的时代交响乐，咏叹着古老小城的今昔，淡远了小城外最后一缕农耕的炊烟；随着城市化的主音隆隆响过，一曲轻柔的管乐吹奏出一座乌托邦式的美丽村庄……

（凸凹，北京市房山区文联主席，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

目录

引 子

001

城墙虽然残破，但围的还是奉安城：城里叫“县上”，城外为“村儿”。城里是一番工农杂居的半工半农景象，城外小燕河对面升腾的则依旧是田园牧歌的炊烟。但这却是奉安古城最后的景致了。

第一章

004

在许多年里，奉安城内几乎是自成一片气候的。最异于城外的是它极少刮强劲的风。有高而厚的城墙遮挡，再劲的风也通常是在它的上空呼啸而过。偶有几缕从城门溜进来，或从城墙旋下来，在城中街巷来回窜了几下之后，也成温柔的气象了。

第二章

031

此后不久，那个由叶子精心训导的少年终于艰难而迅猛地进入青春期。但关键的收获时节，叶子杳无音讯。于是另一个女人便不劳而获了，玉冰与文韬携手并肩踏上初恋的舞台。

第三章

047

叶子没有抓住那次机会，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叶子可能是过于相信他们过去的感情了。他们有着坚实的两小无猜的基础，他们有着许多朦朦胧胧的爱……刘文韬可能是世上最忘恩负义的人了。

第四章

066

她是坐在墙沿上对着那片晚霞一边说一边哭的。没有人知道她都说了些什么，但却知道她哭了很久，因为奉安的人几乎听了一夜呜呜的哀响……第二年，这里就开始长出了一种晚霞似的花，它开放的时候，西山顶上必定要有一天的晚霞。

第五章

083

文韬的理想之城永远是这样一番景象：城不要大，一里见方即可；主路不宜多，两条相交成十字最好；夜晚的灯火不要那么明亮，只需在直直的电线杆上挂上昏黄的几盏；路上有稀少行人，慢悠悠地似乎永远不会走到尽头……

第六章

112

走在花木之间，项岩的脑子里便冒出两句诗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心里吟唱了，不由得便有些伤感，有些无奈：这小燕河，怕是改不回旧时模样了；即便改了，你寻得回昔日的爱情么？

第七章

135

“联合会”的成立，使原来十八村零散的上访变成了一种有序的组织行为。今天是这个庄，明天是那个村，规模却也不大。“联合会”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时时地提醒政府莫忘了小燕河边一个不小的群体。

第八章

159

……躯壳是回来了，但魂魄却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对于一个一生只为一件事活着的人，一旦做完了这件事，或者有一天他发现再也无法做下去的时候，此生的使命便终结了。

第九章

171

在刘文韬十八岁从那个四合院里依依离去之后，槐花之香先是缓缓地逝去，后来在高楼遍地起的时候，干脆就和四合院们串通了，一起随小城悄然消失，几乎无影无踪了。

跨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剧烈的变革时期，靠近大城市的地区尤其如此。大片的乡村在一次次变革中脱胎换骨，快得根本来不及做灵魂的转换。眼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鼓未息，城市化大潮又汹涌而来。

第十一章

213

在她看来，过去的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如同小燕河的流水，这一朵浪花逝去了，便再也不会回还……正因为如此，叶春玲不明白自己看到刘文韬名字的时候一颗心何以“突突”地跳个不停。她隐约地起了一种不好却又说不出怎么不好的预感。

第十二章

223

岚岚也回望过去。她单手撑着下巴，半张脸都贴在手掌上，显出些漫不经心的慵懒；她的脸颊酡红，嘴角微微扬起，似是意味深长地眯起了眼睛，眼神涣散却透着灵光，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刘文韬的眼底，露出一一种迷人的媚态。

历史有时候竟是惊人地相似——二十年前，“水库事件”眼看要以强制手段结束的时候，忽然堤坝溃决，以天灾的形式化解了可能的血腥；二十年后，也是在双方到了白热化的关头，一桩突发的命案，让战场上的硝烟忽然就散去了。

尾 声

282

一轮明月正正地悬在后堡对面的山崖上，把一片银白的光幽幽地泻下来，漫到花香缭绕的谷里，洒在小村的街上、院里。她那么慷慨地泻洒柔和的光，似乎格外钟情眼下的这片山水——莫非她知道，这是现在奉安一个最纯粹的村庄吗？抑或她已经预知，这将是奉安的最后一座村庄……

引 子

且说大金朝的海陵王不仅把北京改作了都城，而且还将祖宗的陵寝也迁到了北京西南百余里的九龙山中，从此以后年年都要前往祭奠。但每次往返二百余里，不仅匆忙，而且甚是劳顿。于是便在大定二十九年（公元 1189 年），把陵墓周边的一大片地方，设了一个奉安县，专司皇家来金陵祭祖时的服务事项。县府就设在金陵东南二十里，龙泉与圣水环抱处，筑石填土为护城之墙。墙高三丈，宽近两丈，边各五百米，成了一个规矩的四方小城。城内两条主街道十字相交，想象着又是一个标准的田字城。城中建筑多是四合院式，但气度却又不同。县衙等官家机构均设在东西街，房屋明显恢宏气派；而南北街多为民居，看上去就矮仄了不少。奉安城小巧标致，城外景色更是秀丽，西、南、北三面，大方山远远地环顾；而同出九龙山下的龙泉与圣水，本是相距十几里平行地淌着，但在奉安城西北角忽然便急切地靠拢了。眼看着要靠在一起了，忽然又迅速地分开，一条向南，再折向东；另一条向东，再曲向南。都是近近地贴着城淌。眼见着又要迎头碰上，却又各自调节了一下，然后又平行着缓缓向东去了。

这样的奉安，就实在是一座秀丽的小城了。关键是此后七百多年间，奉安城几乎从未遭遇大的劫难，有时候战火烧到了奉安城下，

来犯的武人一听说这里不过是给哪朝的皇帝看护陵寝的所在，一般就不为难了；即便后来这里又回到了汉家天下，当朝的人也并未有什么歧视，依旧让他们各自生息，反倒远离了看坟的行当。

但就是这么一方稳固的城墙，却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坍塌了，最后几乎荡然无存了。先是日本人的几发炮弹将城墙炸开了几个豁口，然后是解放军的一次攻城。但这两次的破损都不算严重，奉安古城真正的毁灭却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现代奉安的崛起之时。对此，大多的奉安人并无多少怪责，毕竟，奉安古城实在是太破损了，而新奉安却是那么靓丽。但是，奉安的文人学子们却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倘若奉安古城一直那样秀丽着，那么我们还会在它上面彻底地建一座新城吗？

所以，奉安文人倒是对城墙两次小劫难之后彻底毁灭之前的事情有些耿耿于怀：奉安百姓常年在那里进行“开采”以作民用（城墙之土可作建筑、取暖的辅助材料），致使城墙逐渐变薄，“文革”时红卫兵才会破墙而入，终使城墙走向最后的崩溃。那是一场几乎原始的搏斗，一方守，一方攻，所用“武器”除去极少的几支土造猎枪，就全是棍、棒、土、石等冷兵器了，但人员规模却远多于过去的几次兵事。

事后一直让文人们困惑的是：世代安分的奉安人怎么就分别听信了两个年轻人的煽动，同时戴上了红红的袖标，却是分作两大阵营，在奉安城头敌我相向，以身相搏；而据说那两个人竟然还是同学，甚至还曾是好友。这是留给奉安的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城墙虽然残破，但围的还是奉安城：城里叫“县上”，城外为“村儿”。城里是一番工农杂居的半工半农景象，城外小燕河对面升腾的则依旧是田园牧歌的炊烟。

但这却是奉安古城最后的景致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奉安终于嗅到第一缕现代工业的气息：一座大型炼油厂在奉安城西北二十里的地方，在小燕河出山的谷口拔地而起；其后便势不可挡，沿河而下，直向奉安而来。

八十年代初，为适应发展需要，奉安城向工业化迈进：城里的农户迁出城外，奉安城里就是一座标准的“居民”城了；残墙拆除，小燕河便成了“城”与“乡”之间的一道分水岭。但此时的小燕河已经遍体油污，面目皆非了……